

提琴人與提琴人。

其實他一直沒忘記眼睛對上他的那瞬間，彷彿有股電流竄過腳趾直至頭頂。那雙漂亮的綠眼沒有閃耀著光彩，反而黯淡的像是不再擁有光芒一般，充滿著深沉悲傷。那是他們見到對方的第一眼，那刻他覺得心中好像有什麼東西改變了。

至此之後，他便時常向鎮上的居民打探他的消息，這座小鎮的人雖然不多，但卻意外的對來此的異鄉人相當友善，何況自己還是個流浪音樂家，難得有人不會嫌棄他，還會在他的琴盒裡賞他不少錢，要他再拉一首小提琴奏鳴曲，讓他覺得有種回家的溫暖感覺。

從鎮民的口中得知，他是鎮上出了名的怪人，不壞，卻相當奇怪。他叫維森，總是提著一個黑色琴盒，而且片刻不離身，但也沒人看過他拉琴；話不多，總是做著自己份內的事。「我從沒看他笑過。」酒吧裡滿臉鬍渣的大叔灌下最後一口啤酒道，「小兄弟，你對他感興趣啊？」「……沒什麼，只是想問問。」直接無視了大叔那缺了顆門牙的曖昧笑容。「我們小鎮很開放的，不會介意這種事啦！」粗壯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但沒等他在點一杯啤酒，他便站起身走向大街；倒不是自己沒禮貌，而是看見了那雙稍嫌瘦弱的手臂提著滿滿一桶的羊奶，背上還扛著一個琴盒，無法坐視不管罷了。

「我來幫你吧，」沒等他回答，便逕自提起了他手上的羊奶桶，「你要搬到哪裡？」「……謝謝，搬到前面的農舍就可以了。」維森也沒有拒絕，只是淡淡的道謝。在短短的路程當中，雖然他很想說些什麼，說些普通人會聊的話題，像是：你從小就住在這座小鎮嗎？你怎麼總是一個人？諸如此類的問題，但一向擅長說話的他這時卻語塞，瀰漫著尷尬的氣氛。「對、對了，你怎麼老是背著琴盒啊？」找不到話題只好提出自己最好奇的問題，說出口之後才發現有些不妥，正想打哈哈過去，沒想到對方卻突然開口：「那是我哥哥留給我的，唯一的寶物。」他呆滯了良久才發現從沒看過維森的家人，也沒人提過關於他家人的事，錯愕的不知如何應答的同時，也已到了農舍門口前。「剩下的我自己來就行了，感謝你的幫忙。」維森沒有任何表情的變化，細瘦的雙手接過沉重的木桶，有些吃力的搬進農舍中。

他好像又看見維森眼裡那種沉澱的悲傷，讓他的心揪成一團。

腦海裡又響起那個平板而淡然的聲音，

——「那是我哥哥留給我的，唯一的寶物。」